



一

飞机近地，瓯江出海口渐次放大，水天碧蓝，浩浩汤汤，与他看惯东海水面的浑黄大不相同。步出机场，登车驶过瓯江大桥，转至台州境。他骤然一惊，问道，玉环不隶属温州吗？接机者笑了，说靠得最近，空中出入须走温州机场，可是并不在温州地盘上。他说，原来自己年少时被一位玉环美女误导了。那年，他在北京与一朋友雅集，朋友后边跟了一个姑娘。问家自何方，说在温州玉环。“是杨贵妃‘玉环’两字吗？”对方点头，正是。

妙极！他喟然嗟叹，眼前竟然浮出瀛台海天，马嵬驿春殇，杨玉环还魂，立于长生殿上，长发挽成高髻，宛如牡丹盛开。内衬一件浅红霓裳羽衣，外边一袭白色纱衣，从肩膀下垂匝地，前边居然打了一个死结。手拈一束石榴花，此乃菊花，为钟馗头上所戴；发际上插了一朵芍药花，北方农村视为鬼花，从不种于小院里。前边，竟有一只白鹤引路，意思是玉环西行，不会再东渡了吧？可是，民间却有另一个版本，说杨玉环马嵬驿佯死，后随大和尚潜入台州，临海，别中土，东渡而人扶桑。

恍然入梦来，这是唐人画家周昉的“簪花”丽影吗？还是清人洪昇《长生殿》的花旦，水袖高抛半遮面，款款走上舞台，影子朝他走来？

玉环市是仙乡吗？他不禁悄然叩问。

二

四月天的台州，为小海鲜上市旺季，摆上餐桌的佳肴满目，无一重复。每人面前放了一瓶饮料，方扁玻璃瓶，上书宋体字：文旦汁。

文旦！这名字起得真好。

文友苏沧桑介绍说，文旦是玉环市的蜜柚，被列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名录。渔家房前屋后都种，海边还有一片片种植园，是玉环市的一个大产业。文旦生命力极强，插到土里便活，青枝碧叶。春天开花时，像琼花一样美丽；夏天经历了一

场场暴风雨，到了秋天，果实又大又圆又甜。这里的文旦从不打药，鲜见病虫害。

他品了一口文旦汁，说：“好喝，常山有胡柚，玉环有文旦。”

“胡柚可是网红哦。”苏沧桑笑着说。

“后皇嘉树，生玉环兮。”他借了屈子半句楚辞，说，“文旦有一天也会成为网红。”

午餐后回到房间，桌上仍摆着文旦汁，看来是宾馆标配。倒一杯品之，甜度适宜，蜜香溢齿。宛如在海上漂泊，淡水用尽，口干如火，嗓子快冒烟了，忽见海天骤降甘霖，将头仰得高高的，嘴唇大张，任雨水从额头、眼睛、鼻翼、唇边涌入口里——那回甘之感，便是此时入喉的清冽。

那个中午，他一改睡午觉的习惯，做案头工作，查玉环蜜柚何以取雅名“文旦”。可“度娘”不渡海，好在找到一部《玉环县志》，翻阅了一下午，终于让他理清了玉环文旦的根系与叶脉。

《玉环县志》载，清道光年间，仙游县度尾镇潭边村秀才吴登青参加乡试，考上了举人。翌年春天，游历金华府，带回几株柚苗，栽于后院，几年后开花挂果，重达两斤多，可谓大矣。秋天果熟，请众亲友品尝，剥开，酸甜度正好，只是纤维粗，送于口中，汁少，渣多，且果肉层包裹了不少籽，品相一般。忽一日，吴举人得知潭边村有位女子，名叫吴接母，系莆田仙游戏班的花旦，到闽南演出时，吃过一种柚子，又甜，汁又多，且无籽，便要了一株，带回潭边村栽种。吴举人寻芳而来，惊异发现这棵树上结的柚果，果然汁多，甜而不腻，有柚子香味儿，还是籽的。遂将自己的柚子枝与吴接母家的嫁接，精心栽培。三年后，结的柚子又大又圆，足有三四斤重，剥开无籽，水汪汪的，一咬柚汁便溢出来，甜而不酸。

“吴举人，给这柚子取个啥名呀？”

“吾辈学子，一生读圣贤书，拜夫子万世师表，斯文在兹，就取一个‘文’字吧。贵家小娘子唱南音，坐念唱打，且角名世啊，那取一个‘旦’字，又同出吴家一脉，且叫文旦吧。”

这就是文旦的来历。

翻玉环文旦的《植物志》，上面记载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文旦从福建漳州引入玉环。虽然与吴

举人种柚、嫁接、改良、取名的故事差了四十多年，对产地、土壤、气候的记载却颇类似。

三

已经是晚春了。

春风依旧吹着，不时从海门掠过，满眼尽是嘉树碧叶，却不见了海上花盛开。春树花开过季了，可是他有点侥幸，很想一睹文旦绽放。

晚饭前，就在沧桑文苑喝茶聊天文学。那是一栋江南二层小楼，砖木结构，白墙黛瓦，屋脊为二分水，拾木梯而上，踩得木梯咔嚓咔嚓响。倚木窗俯瞰，前边为一条小河，后边和左右则为花地。此时，他心心念念的是沧桑文苑后边种植园的那株嘉树奇葩——文旦花。

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”四月寻芳陌上，脑子里却掠过张九龄的诗。张公居长安久矣，竟然怀念起韶关老家的橘子来了。

南方有橘，生沉水兮。他心中也栽着这样一棵神树。少年从军去湘西，结庐为兵营，环顾四周，烟雨寒山冷。整个冬季，细雨纷飞，三个月不晴，冷雨、冻雨、冰凝楚山，陪伴他青春花季的，就是那棵橘树。系农人栽的，还是野生的，不得而知，因为那是一片军事禁区，方圆十里皆无人烟。那棵树雄视寒山，青枝绿叶，透着一种老树的孤高，哪怕夜雨冰凝，“重装铠甲”置于身上，冻成一棵临风玉树，一颗岁寒心仍然坚强傲世。熬到二月天，东风吹起，冰衣化壳，仍旧碧叶青枝。春芽初绽，嫩绿中，星星点点的花蕊含苞了，有暗香夜间飘来，仿佛是天降女神，只闻其香，不见丽影。有蜜蜂或彩蝶引路，寻香到了那株橘树前，一树橘花香如雪，原来是一位“白衣丽人”。

文旦呢，亭亭玉立于田畴间。说是神树，更像是一簇灌木初长成，竟然还处在花季。他惊呼，文旦，还在开花呀。

只是文旦花开至荼靡了。给他的第一印象，更像是昙花绽放。那一束束花附丽枝头，像放大版的茉莉花，蓓蕾已经炸裂，似有裂帛之声。任意舒展的花瓣，像飞天妙音恣意抛高羽翼袂袖，领略了妙境和巅峰后，突然疲惫下来，横陈于玉叶枝头，一副慵懒情态。

残香如故啊，虽无初绽时的浓烈，但仍含蓄华美。雄蕊将花粉经风掠过蝶翅蜂翼，传递给了雌蕊，一如春天授粉筵宴，短暂而灿烂，一如海水怒潮，瞬间至顶，然后便是潮水跌落后的随波逐流，夏花至盛后的放浪形骸。

已无花的看相了，却有文旦着床后，一串串落花育果的坦然和成就感。

这不就像昙花吗？半载准备，浓妆淡抹，只有那一夜。这不就像云岭的缅桂花吗？高枝含苞欲放，状如朝颜映霞，隐而不开，馨香袭人，采花人够不着，开败后，花瓣张开着，裂成一片片玉叶，纵使零落成泥，只有香魂在。

四

那天晚上吃得有点多，没想去玉环街市上吃烧烤。海天夜色，灯火阑珊处，尽是人间烟火。然而，枕着涌来的潮汐声，听浪在海天，仿佛看见花旦杨玉环在长生殿上水袖长舞。玉环还天阙，与唐明皇相会，泪痕皎皎透，相拥入怀，从望海的龙兴寺，升到了南天门。云雾飘袅袅兮，花旦、文旦、名旦皆会际于仙乡。海上玉树，天上人间，皆因为有了花之姿，唱出一首评弹，那是老旦的昆曲吧。

他知道，玉环湾的五百里海岸线美矣，满野嘉树湮海天。不，是老生唐明皇在唱。天庭上的蟠桃会啊，桃花仙子梦断天河，梦宇外，无鹊桥飞渡，杨玉环霓裳舞袖，却跨不过星河。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马嵬驿，无处话凄凉。黄土风尘，洛城花开，怎么还会长出一株海上花，香魂飘到蓬莱仙阁？

他仿佛又坐在悬崖书房，望着大海发呆。悬崖边，一片野山花被夕阳点燃，落日在海上撒下最后一道光辉。是戏中的花旦杨玉环，莲步踏莎行，入海天仙乡前最后的金色天梯，还是将要踏上的一艘金色帆船？渐行渐远，海枯石烂，舢舨搁浅在滩头上，其实想想，当一个玉环渔民多幸福，从不奢望什么天仙配，就守着一堆渔船，不羡慕天居仙乡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尽期，人生无常，海天有崖，彼岸还拾得到真感情吗？

闪电裂开云罅，他忘了是在姑苏城里听评弹，还是在长生殿上。该换场第几折了？一位老生

款款走来，一个造型，朝海天一吼，便将人震撼了。仿佛携着雷电而来，刮起了一股暴风雨。

幻觉？他半夜听风，听雨，原来只是幻梦啊。今夜本无暴风雨，海上生明月，照在阳台上，从窗帘里透过来。他伏于书案前，看土壤学，蓦然觉得，文旦之树，最适宜于围海造田后的土壤。这种土壤经过清水冲洗后，酸碱中和，尽是肥沃的土地。彼时，他弄清楚了，为什么玉环的文旦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秋天到了便能结出黄灯笼般的果实，其实是夏海风和气旋侵袭湿润的结果，风潮过耳，扫尽病虫害。一夜风来半船雨，雨过海门润文旦。

五

翌日上午，吃过早餐，便往楚门镇方向驶去。昨晚多梦，人有点困倦了，上车不久，他便睡着了，又做了一场白日梦。昨夜星辰今日梦长，站在楚门尼姑庵高台上，远眺海门，朝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看过去，真的是沧海桑田啊。据《玉环县志》载，在楚门，清港西侧有一片三角地的海涂，退潮后，赶海的村民见到一口石井和瓦砾、竹根，说明是很多年前的那次大地震和海啸将这三角洲陆地变成了大海。

东方风来，雷暴惊天，那是什么样的豪雨，朝着万亩的文旦林袭来。过海门，抵漩水湾，在此围垦前，海山会造成海水东西分流的奇观，故有了分水山之海流。乐清湾潮水，东从漩门涨潮涌来，西从西浦涨进，皆至分水山麓而止，东潮从东退，西潮由西退，故名分水东西流。遥想当年，在国家尚未对围海管控时，玉环人在漩门做了一期、二期围海造田，1999年正式开工，2001年一道海上长城成形，挡住了海水，大片的滩涂经过淡水冲洗后，成了良田。北起玉环塔山，连接小青山岛，这里种了大片的文旦。

到了夏天，风从海门来，暴风雨从坎门港吹过来。入门后，往坎门后沙、东沙渔村覆盖海边望海之门，抵大麦屿港，然后从文旦林中掠过。海潮风雨皆从林中梳叶而过，于是便有了丰饶之地，长成一片片金黄的文旦林。

一棵金黄一树秋风。文旦原来是一棵柚子树，一瓶果汁。是以记。

草原的春天

□梁晓阳

每年4月上旬以后，春雨开始频繁地降临在吉尔尕朗河流域，滋润着河两岸30多万亩的草原，草原一天比一天呈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勃勃生机。远远望去，连绵起伏的加乌尔山上，野杏树、梨树和樱桃李树的花儿在鲜绿的草原上一丛丛一束束，因为树冠形状椭圆，这些花束就像一朵朵装饰在鲜艳衣衫上的绒球，整个草山起伏的牧场如同一件漂亮的新衣，又像一匹美丽的彩色缎子，随风绵延到远方白浪一般的云朵滚动着的天山脚下。

这个春天，有好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河右岸的大平滩草原。我发现，各种品名的野草仿佛一夜之间粘贴在大地上。因为茂盛而显得没有丝毫空隙，与一丛从一枝枝高矮不齐地开放着的花儿，向暖烘烘的太阳举着初生的笑脸。这个季节的天山，已经不再是当年李白所写的那种“无花只有寒”的萧索凄冷了。虽然高高的山上还常常下雪，可山脚下的草原因为有了这些纷繁的野花，到处都飘荡着浓浓淡淡的芳香。

伊犁河谷与新疆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

把我们这片山坡隔开。河沟那边，起伏和缓的草甸延伸到雪山脚下。

早晨的太阳紧贴在草山之上，离我似乎只有一箭之遥，但空气仍然清冷袭人。越过一座草山之后，就看到东北边的远方有几缕轻纱一样的白雾，依着黛青色的山腰横向飘移。与白雾浑然一体的羊群散布在绿茸茸的山坡上，仿佛是从白云里坠滴下来的一颗颗露珠。羊群的一边是一群黑色或棕色的骏马，马之深色与羊之洁白各成阵营，对比分明。

起伏而辽阔的草原上，间或还能看到一两位哈萨克族骑手，有时甚至是扎着彩色头巾、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哈萨克族女子。她们骑马飞驰而过，蹄声嘚嘚，很快就上了小丘，不一会儿便隐进了苍绿的草山峡谷中。牧草虽然还不是很高，但是细密厚实，跟哈萨克族人织出的毛毡一样。草的根部都是疏松的腐殖质黑土，黑土下面则是大粒的沙石。老牧民都说，这里的牧草根部能穿透沙石层，饮到地层深处的水。

将近正午的阳光清丽炫目，但不炽人，只把

我们的衣服和脸庞一起烘暖。阳光下滚动着露珠的茵陈丛中、羊胡子草丛中，湿漉漉的黑土上铺满了一窝窝单薄而美丽的地衣。

翻过两座绿意浓浓的山丘，面前就有了一条通向溪谷的羊肠小道，快到谷底时，可看见一条高山冰雪融化汇成的小河，沿着峡谷蜿蜒流出。河水潺潺，清冽见底，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在河水积而成的一个小潭边，有幽蓝幽蓝的马兰花和鲜红得仿佛云霞般的天山大红花互相辉映，草甸河谷的清幽和远离闹市的宁静美清秀盎然成趣。

在这花花草草的水之湄，赶巧有两位头戴插有白色鹰翎的圆形花帽，身穿大红裙子，外面套黑皮袷袢，脚穿黑色低筒马靴的哈萨克族少女在洗涤、摆动着手上的红纱巾，不时嘻嘻哈哈地互相逗笑。潭边，两匹毛皮光亮、高大健壮的黑骏马正在安静地吃着酥油草。

春波碧草，晚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

我突然记起了这几句写江南的词。可这里分明不是江南，但吴越婉约的味儿全来了，让我

忘却了周遭的粗犷和岑寂，出神地望着她们俩。

两位哈萨克族少女抬起头，原来是十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脸蛋一边一朵红彤彤的云，估摸年纪不超过20岁，形象秀美而飒爽。来不及问候，我想为她们抢拍一张照片，她们却红了脸，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哈萨克语，便收拾起手上的红纱巾，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态，快飞地跨上马背，微微地欠着身，在“嘚儿”两声中回过头来朝我们瞟了一眼。大大的黑眼睛闪烁着一缕羞涩和惊奇，两匹素黑的骏马已经飞跑起来，马尾拉成一道黑亮的直线，两个火一样红的身影迅速地朝前方腾跃而去。女骑手的矫健姿态令我感叹，她们是那么惹人注目，使人恋恋不舍。嗬，真像极了《七剑下天山》中那位在天山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女侠“飞红巾”。

面对打马离开的两位少女，我似乎看见了我渴慕的生活。她们渐渐地在远方和这苍茫天地和谐地融为一体。遗憾中，我抢拍到了一张她们已经远去的背影的照片，留下了两朵绽放在天地间的红花。

新天

文

